

近两年,科幻似乎突然在中国开启了“暴走”模式。2015年,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科幻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其引发的热议尚未退却,本月中旬,又传来了另一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再获该奖的消息。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三体》受到热捧、立刻立项被翻拍成电影不同,《北京折叠》在中国舆论圈中引发的震动似乎小得多。半个月来,除了几个自说自话的自媒体微信号写了点读后感式小文章外,主流媒体对该作获奖似乎很不感冒——只有《环球时报》上周发表了一篇评论,大意是说《北京折叠》所揭露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性难题。导致《北京折叠》与《三体》冰火两重天的原因何在?

与长篇三部曲《三体》不同,《北京折叠》只是一部半个下午就能读完的中篇小说。在小说中,中国的首都北京用“折叠”的方式被分成了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是个垃圾处理工,生活中充斥着肮脏与霉气;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在紧张高效地生活着;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

《北京折叠》并不是一本真正的科幻小说,小说中的很多科幻“硬伤”让真正的科幻迷们吐槽不已——三个空间折叠在一起能高效利用城

【文学论坛】

相比《三体》，我们更需要《北京折叠》

□王昱



奥运会结束了,运动员们在收获祝福、鲜花和掌声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的——“心疼”。心疼孙杨被澳大利亚选手挑衅,心疼商春松的家庭重男轻女,心疼郎平2008年被骂,心疼李宗伟又是亚军……在激情四溢的体育赛事里,围观群众却洒了一地破碎的玻璃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当然,这种群体性的情感泛滥,也不局限于奥运会,比如最近的几件事,动物园老虎咬人后,人民群众集体心疼老虎;王宝强妻子出轨后,群众又一致地心疼宝宝。如此种种,群众们一直很忙,忙着“心疼”。

对别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怜悯,可以说是人类的一项社交原则。当我们社交时,针对某个悲惨事件,表示一下惋惜之情,是最不容易出错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利他心理,通过向别人释放自己的善意,既可以收获别人的赞赏,又能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何乐而不为?

在《祝福》里,当祥林嫂跟乡亲们说起自己的悲惨往事时,男人女人们都会收敛笑容以示同情。鲁迅写道:“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先生对国人的劣根性看得通透,他生动地刻画出别人的痛苦如何成为群众自我满足的兴奋剂,被消费为一项日常谈资。

【所谓潮流】

不要也罢 廉价的『心疼』

□魏新丽

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心疼”,情况也类似。“心疼”的情绪简单,容易感染人,也能让大众的道德感群体性高涨,就好像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下的论断:“群体经常出现很高的道德境界。”站在道德高地上,心疼弱者,谴责坏人,动动嘴皮子,收获心灵的满足和宁静,达到一种群体性的快感。

“心疼”之所以流行,还因为它特别适合自我代入。所谓物伤其类,当我们心疼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在怜悯自己。每个人都有特别触动自身的痛点。疑似自重男轻女家庭的商春松,唤醒了多少人的痛苦记忆。老虎咬死人,群众又会联想到身边那些不守规则的人,由此恨

市空间?22世纪开会还用打印纸?一个城市要5000万垃圾工干什么?种种迹象表明,贵为清华物理学博士的作者郝景芳在幻想未来科技方面的功夫远不及在娘子关水电站当技术员的刘慈欣多。

按科幻小说内部的分类规则,《北京折叠》属于“软科幻”,与《三体》式的硬科幻探讨未来人类的命运不同,“软科幻”关注的其实是现实中人类的境遇。在读《北京折叠》前不久,我刚刚在北京生活了半年时间,回想当时的所见所闻,感觉作者写这篇小说确实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她只需要把现实中的北京换一种方式搬到小说中就行了——如果你去过回龙观,你会发现小说中挣扎在污秽混乱的第三空间中的底层市民并非不可想象;如果你逛过望京、五道口、中关村,你会觉得第二空间中白领们那种压力山大的生活不过是这里的一个投影;如果你有幸在二环内的那些大院、高档会所前驻足,你也会感觉到作者对第一空间宛如天堂般的描写所言非虚。

相信很多人在读完小说之后都会自问一句:“我到底生活在哪一级空间?”他们都淡忘了所谓“三级空间”只不过是小说中的一个设定。名为科幻,写的却是现实,在科幻的透镜下被折射后的众生生态反而比真实更加真实。这正是作者的笔力所在。

《北京折叠》所追问的问题是可怕的,在它所描写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刚一出生就已经输了。“我奋斗了二十多年,只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这是曾感

得牙痒痒,转而对老虎其实也是对自己表达无比的心疼。我们在面对种种社会事件时,也在不断将自己的遭遇和感受投射过去。如果我们自己内心脆弱不堪,看别人也是脆弱的。那些受了委屈的公众人物,在社交网络中变成了需要被细心呵护怜惜的“宝宝”,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脆弱心灵的投影呢?

但是,这种投射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我们所看到的,不可能是事实全貌,我们也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去知道他真正的所思所想。作为非当事人,谁能越俎代庖,真正了解对方的苦和乐呢?群体的情绪,从来是简单粗暴直接的,在这其中,复杂的事实和情绪被隐匿了。我们强加到别人身上的,只能是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

有时候,我们心疼的对象,其实是我们主观臆想出来的。女排奥运夺冠后,在种种对郎平的赞美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心疼郎平。有人说,“郎指导啊,2008年舆论暴力不好受吧。”但是,很快有人发现,这其实是个伪命题。2008年郎平带领美国女排打败了中国队,虽然有争议,但主流的声音是对她肯定的,铺天盖地的谩骂其实并未出现过。对郎平的“心疼”,正反映了公众的非理性,主观色彩代入与事实相去甚远,就像勒庞所说,“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

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动许多出身底层的凤凰男、凤凰女的励志名言。可能是为了反讽这句话,小说中确实给主人公老刀安排了一个跟第一空间的阔太太一起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阔太太为了封老刀的口,轻松地甩出十张一万元的钞票,而老刀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纸币,阔太太劝他,收下吧,那只不过是她一个星期的薪水,而且每天只上半天班,人家工作的动力只是闲不住,“老公挣的钱足够多了。”

试问,这么大的差距,你怎么追?

对比一下《三体》和《北京折叠》所触动的受众对象会发现很有意思,在《三体》走红后,除了真正的科幻宅,最推崇其中理论的其实是中国商界的精英们,他们钦服于《三体》中所展现的“零道德宇宙”,并号称要把小说中的“黑暗森林”理论应用在实际中。而《北京折叠》所道出的却是中下层民众的焦虑感,他们正在被那些满脑子“黑暗森林”的精英们所抛弃。年轻人从农村追到城市,从小城来到大城,却发现依然追不上这个世界的脚步。长此以往,未来很可能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

诚然,社会撕裂、阶层固化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是个全球性问题”,但这种辩解并不能消除当代中国人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

相比《三体》,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北京折叠》式的小说显得更为珍贵。

当你有一件事情表示心疼时,也会衍生另一种情绪,那就是愤怒。对一方的“心疼”最后都成了对另一方的指责。在这种道德站队中,受害者成为被大众怜惜心疼的天使,另一方则成为万众唾弃的恶魔。最典型的案例无疑是王宝强事件,“心疼宝宝”的情绪背后,是对马蓉和经纪人的攻击,而这种攻击也是非理性的,它甚至跑偏到了与宋喆同音的乒乓球队员宋哲身上,最后连马蓉关注的好友也被无端谩骂,围观群众简直操碎了心。

因此我们要警惕,当“心疼”泛滥的时候,背后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攻击性。这是一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自我陶醉,充满正义感的群众打着正义旗帜,很可能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同情心背后是冷冰冰的道德绑架。李宗伟输球后向马来西亚的观众道歉,无数网友表示心疼,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李宗伟获胜,中国队员是不是也要被心疼呢?

祥林嫂把自己的悲惨遭遇一遍又一遍诉说,“最后大家听的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同样的故事,一开始赚足眼泪,之后全是厌烦和唾弃,而在这个过程中,祥林嫂本身的境况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看客们的“心疼”背后,是伪善和冷漠,甚至蕴藏着恶的种子。这种廉价的感情表达,其实无大用处,玩笑可以,当真就罢了。

有人说,无人不晓莎士比亚,似乎又无人真正知晓莎士比亚。今年适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莎翁名句成了网上最热闹的内容之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莎士比亚似乎成了靠金句和心灵鸡汤走红的“网红”作家。

【有点意思】

从莎士比亚成“网红”说起

□袁跃兴

在各种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里,谈莎翁成了一些人社交时彰显文化品位的象征,一批类似心灵鸡汤的莎翁金句仿佛一夕之间出现了,替代了阅读原著,成为速读莎翁的捷径。诸如“莎士比亚作品里最狠的10句吐槽”,“莎士比亚最著名的爱情名言金句”,“听君一席话,句句戳人心,听莎士比亚教你做生意”等等专题冒了出来,并迅速在年轻人中间转发,走红。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四大喜剧以及著名的十四行诗等也都被搜罗出来。有格言型莎士比亚:“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会闪光的不全是黄金”“适当的悲哀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有励志型莎士比亚:“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要让冷酷的命运窃喜;命运既然来凌辱我们,就应该用处之泰然的态度予以报复”“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现在’两字”;还有鸳鸯蝴蝶派莎士比亚:“要和一个男人相处得快乐,你应该多多了解他而不必太爱他;要和一个女人相处得快乐,你应该多爱她,却别想要了解她”;更有好事者罗列了所有可以称得上名言金句的莎士比亚语录,这些类似心灵鸡汤的文字,一数竟超过1000条。

当下,浅阅读、碎片化式阅读是全球性的阅读文化现象,很多人很难再愿去苦读经典名著。莎士比亚金句走红,反映了流行文化对待经典的态度,对经典进行解构、速读、杂耍式、碎片式、快餐式处理。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书展上,国际文学周首场论坛的题目就定为“莎士比亚的遗产”。英国诗人肖恩·奥布莱恩,艾略特奖和普利策诗歌奖得主,美国诗人沙朗·奥兹等来自海内外的数十位作家、诗人和学者,坐在以冰块降温的古老建筑里,围绕着莎士比亚侃侃而谈。在这看似有些刻意的仪式感中,他们想提醒读者,莎翁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对复杂性的描写,碎片化正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最大敌人,“我们喜爱莎翁的作品,其实就是拒绝碎片化阅读,就是使我们亲近经典、热爱经典、敬畏经典。”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碎片化解读莎士比亚经典的态度和方式,是否就毫无意义呢?笔者认为,倒也没有必要担心,用这样的流行文化方式对待经典,也许缺乏根据,充满臆断,甚至会使经典受到质疑,但毕竟可以使我们审视我们的经典阅读做得怎样,使我们时代的文化批评充满活力,如果无人问津经典、无人阅读经典,那才是最可怕、最令人悲哀的。

我们需要怎样的对待经典的文化态度?我们尊重经典作品,我们欣赏其中精神的崇高以及知识的渊博,但是时代的文化环境、人们的精神趣味以及人情风俗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经典作品的解读,也必须适应时代的趋向和精神。真正的经典作品,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化记忆,也不能总是处于退守状态,通俗化的解读方式或许能帮助现代人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经典,认识经典,或许,正因为有了各个时代对于经典的不同解读,经典才能真正永恒和不朽。

我们需要怎样的对待经典的文化态度?我们尊重经典作品,我们欣赏其中精神的崇高以及知识的渊博,但是时代的文化环境、人们的精神趣味以及人情风俗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经典作品的解读,也必须适应时代的趋向和精神。真正的经典作品,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化记忆,也不能总是处于退守状态,通俗化的解读方式或许能帮助现代人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经典,认识经典,或许,正因为有了各个时代对于经典的不同解读,经典才能真正永恒和不朽。